



緒言

劉嘉珊

設於加拿大滿地可的「會友中心」，與中國天主教會的交往已有七年歷史。早在一九八一年，「會友中心」正式成立前，我們已與「加中友誼」合作，在滿地可組織了「新的開端」的國際性合一會議。一九八二年，我們首次接獲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的訪華之邀，第二次訪華是在一九八五年，同行者包括兩位加拿大傳教會的會長，以及加拿大主教團傳教部的主任。一九八七年我們接待了訪加的中國天主教代表團。去年我們被邀往中國作第三次的訪問，一群巴西神學家的參與，使這次行程倍添意義。

加拿大、巴西與中國之間的聯繫，肇始於一群加拿大籍的司鐸，他們既與「會友中心」來往，又與他們從前在巴西的傳教區有聯絡，因而成為三者的中介。最近一次訪華的十七位代表中，包括一些來自巴西的著名解放神學家。這些第三世界的神學家，十分關注中國的社會革命，和它對自己本國所產生的含義。至於中國教會，它正掙扎摔下過去殖民地的包袱，試圖在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裡尋找自己所要扮演的角色。為此，巴西神學家與中國大陸人士的邂逅，具有互相刺激的作用。

Leonardo Boff (中譯「波夫」) 的名字對我們在中國的主人家並不陌生，因他曾

在神學上與梵蒂岡有過爭論，但是，他們承認，他們對解放神學本身，認識不多。他們表示極願意去學習。

中國近年來的經濟發展，尤其是農田的開墾和稻米的種植方法，使巴西的訪客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們把中國的情況與自己本國的貧瘠作比較，覺得巴西的經濟相當落後。至少，在中國，他們見到市場擺滿了水果蔬菜的攤子，他們認為這足以證明中國的經濟進步。

在中國天主教徒方面，他們感到基督徒基層團體在巴西的運作情形，對中國教會具有深刻意義。他們承認，過去在面臨政治上的轉變和折磨時，他們因缺乏經驗和適當的準備而變得手足無措。在巴西神學家方面，當他們眼見中國教會目前尚囿於昔日的傳統，而似乎未能適切地回應中國今日的政治現實，因而感到很需要及早準備去應付巴西一切的政治解放。在加拿大訪客方面，他們目睹中國與巴西兩地教會人士的交流，感到異常有趣，這兩個地方教會，各有自己的獨特之處。

在整個行程中，我們都像是旁觀者。為我個人而言，這次旅程亦可算是一種傳教的投身行動。魁北克教會從前亦曾派遣傳教士到中國與巴西兩地工作，現在，拉丁美洲的教會已意識到自己的傳教使命。在我們的旅程中，我們常常交換意見，談論這種新的傳教形式及精神。將來的傳教工作會否首先在於承認和接納教會與教會之間的文化差異？在本地化的工作達至成功後，對於基督信仰需要在不同的文化上有不同的表達一事會否得到認同？當我們介紹巴西的天主教徒給中國天主教會時，以上所述的種種感受都呈現在我們心中。